

## 《出没风波里》



叶永烈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7年11月

本书涉猎了很多特殊人物，他们的知名度很高，可是世人知之甚少，叶永烈在历史的“角落”里发现了诸多值得发掘的“现代文物”，抢救出许多历史老人头脑中的珍贵史料。

## 访张闻天夫人刘英(十)

博古那时从苏联回来，起着“留声机”作用。他照搬来自莫斯科的指令，成为王明的亲密伙伴。

博古作报告时，喜欢来几句俄语或者英语。他的俄语、英语确实不错。但是，来几句“洋文”，不知出于他的习惯，还是显示自己的才能——他的确是“才子型”人物。张闻天作报告，则从无这种习惯——虽然张闻天不仅曾留学苏联，而且留学美国。

博古作起报告来理论一套套。在遵义会议之后，博古下了台。他的优点是很快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诚恳地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到了延安之后，博古不论是做统战工作还是宣传工作，都很出色。

刘英记得，有一回开会时，毛泽东对博古说，《解放日报》可否发表一篇社论，批驳一下“原子弹万能论”。会上，毛泽东讲了自己的观点。会议还没有结束，博古便把社论草稿递给了毛泽东，真可谓“倚

马可待”！在中共“七大”，博古曾很坦率地检查了自己过去所犯的“左”倾错误，得到大家的谅解。

很可惜，博古死于空难。不然，他还可以为党多做工作。

长征初期，红军连吃败仗，是因为博古把军事指挥权拱手让给“洋顾问”——李德。李德是德国人，号称“街垒专家”，他所擅长的是阵地战。由他来指挥红军，一不懂中国国情，二不懂游击战，怎么能不连连败北呢？

李德喜欢喝酒。特别是打了败仗，便闷头喝酒，借酒浇愁。但是，红军规定，不能喝老百姓的酒。有一回，刘英见到李德喝得醉醺醺的，一检查，他的酒是从老百姓那里拿的。身为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发现“洋顾问”违反纪律，毫不留情地当面批评他。人高马大的李德，见这个娇小的中国妇女批评他，借着酒力，拔出手枪，朝天啪啪开枪，吓唬她。谁知刘英不怕他的

恫吓，向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作了报告。王稼祥批评了李德。这时，李德才不做声，不要酒疯。从此，李德见到刘英，爱理不理的。刘英呢，只要你违反纪律，还是照样批评。

刘英还提及了邓发，当年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国家安全局的前身)。邓发跟博古于1946年4月8日由重庆飞返延安时，同机遇难。邓发是水手出身，会做一手好菜。在延安时，邓发常常“露一手”，比如他做的“白斩鸡”，确实又嫩又鲜。不过，他在肃反工作中过“左”，误伤了不少同志。这样，在中共“七大”时，他没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虽然如此，他仍积极工作。毛泽东也给他许多鼓励。不料，他突然死于空难，才四十岁。

跟刘英结束了长谈，我对这位“具有钢丝一般坚韧的精神”的长辈，充满深深的敬意。

(下回：董边对田家英的深情回忆……)



白羊座

●工作：言语是把体现风度的双面刃，言不达意总是让你在抱怨别人的同时，让聆听者也站到了你的对立面去了。

●爱情：忙碌工作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和爱人嘘寒问暖。



金牛座

●工作：运气满满的一天，朋友和同事对金牛都很信赖，接住你一直固有的坚持不懈，完成任务不是大问题。

●爱情：外表重要与否？请看清自己的内心感受。



双子座

●工作：希望把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中作出点成绩，不过不要气馁理论与现实的差距。

●爱情：爱情假想敌是第六感产生，也不是凭空而出。



巨蟹座

●工作：克制住自己的贪心和欲望是今天要做的课题，不要以为获取任何东西占为己用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开心。

●爱情：和爱人在一起不开心。



狮子座

●工作：所谓欲速则不达，虽然学生族需要一点物质激励来为学习提速，可是也要看清楚副作用。

●爱情：想要好好恋爱的恋人却易因一时冲动关系破灭。



处女座

●工作：状态不佳的一天，会遇到让你难过的事情，但是别忘记了身边还有更需要你来照顾的人。

●爱情：单身的一旦试着放开顾虑，桃花也会旺盛起来。



天秤座

●工作：付出的努力总会得到相应的回报，如果还没看见回报，那说明付出的不够，还不到回报收获的时候。

●爱情：有恋人的正如胶似漆过着二人甜蜜的世界。



天蝎座

●工作：今天发生的突然事件会涉及你名声的好坏，所以你的言行举止都会成为饶舌者作料。

●爱情：有恋人的彼此打成一片，感情升华中。



射手座

●工作：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一天，因为敏感的天性，你会察觉到别人在控制你，而对别人的管制有强烈的反感。

●爱情：恋人对你的控制欲望增强，让你有失常态。



魔羯座

●工作：对于长久以来的认真工作的状态疲惫不堪，想要好好歇歇，让自己彻底放松。

●爱情：三分钟热度的暧昧会让你多行不义必自毙。



水瓶座

●工作：想得越多就越踌躇不前！小心好高骛远的心态反而让你错过了好的时机和真心帮助你的人。

●爱情：爱情并不是一加一就等于二的代数。



双鱼座

●工作：一味赞美你的人，你要闻闻人家嘴里到底是什么味，而事实告诉我们，往往对你的批评才是值得参考的。

●爱情：越是爱你的人伤害你越深。

## 《幸福旅行箱》



(日)岛田洋七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08年6月

进入广陵高中的昭广因伤未能如愿成为职业棒球手。在阿姨的支持下，他去闯荡天下……

## 妈妈和哭鼻虫昭广(一)

战争结束后，爸爸妈妈回到了被原子弹炸得一片荒芜的广岛，在临时棚屋里又重新开了一家小酒馆。在那个一无所有的时代，只要开店，生意就能红火。

尽管失去了一切，所幸妻儿都平安无事，这让爸爸鼓足了劲准备大干一番。但是，病魔却一步步逼近了他。

因受到大量放射线的照射，爸爸患上了原子病，在一九四八年，终因病恶化而住院。

我出生在一九五〇年。爸爸在一九五二年去世，因此，我几乎没有关于爸爸的记忆。

由于原子弹爆炸，几乎没有任何照片留下来，我甚至不知道爸爸的长相。

我只记得妈妈说过这样的话：“原子弹被投下后，谣传说被放射性污染的广岛用几十年也无法恢复，但不是这样的。因为大家都把

空气呼吸到自己的身体里而去世了，肯定是因为大家把射线都吸入自己体内，射线才会消失。”

当然，从科学角度看，事情绝非如此，但是，想到包括爸爸在内的众多死去的人们，妈妈只能用这种方法来安慰自己。

父亲死后，妈妈成了要拉扯两个儿子的寡妇，她一个人继续经营着小酒馆。

我曾问妈妈：“你没想过回佐贺？”

“我们家没有农田，在佐贺那样偏僻的地方，靠一个女人根本吃不饱肚子。所以，虽然多少有点危险，广岛毕竟还是个大城市。”

在那个混乱的时代，一个女人晚上开店，可不是靠一点毅力就能做到的。妈妈为了哥哥和我，真的是拼命努力了。

我当时还是个婴儿，经常被寄养在亲戚家中。

而且，那时候大家都穷，如果长期寄养在一个地方，会给人添麻烦。于是总这里两个月、那里三个月，频繁地变换地方。

或许由于这个原因，我小时的记忆都是片断式的。

比如，记得有一次，强台风导致河水泛滥，我曾以大盆做船戏水玩耍，似乎正被寄养在家住靠河边的公司宿舍的亲戚家。当时我应该只有三岁，别人都惊讶于我竟然能记住那么小的时候的事情。

我还记得在一间摆满缝纫机的屋子里，我一屁股坐上了其中的一台。当时似乎被寄养在家住长崎的珠子姨妈家，她说好像带我去过缝纫学校。

总之，我在各种地方和各种人一起生活过，这或许就是我记忆不完整的原因。

(下回：我终于能和亲妈妈生活在一起了……)

## 至毒(五)

于是一切都好像是在重演：同一间手术室，同样的我和他。唯一不同的是麻醉师换了，显然他也知道了这个故事，于是极不耐烦地对文军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你的肚子上装一个拉链，省得你下回又把什么吞下去？”

然后他选择了在这种情况下很不常用的麻醉方式：氯胺酮分离麻醉。这种麻醉方式最简单：麻醉师只要给病人打一针就可以了；但是这种麻醉之所以被叫做分离麻醉是因为它麻醉的只是患者的痛觉，事实上患者会在手术之中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被牵拉、切割着，只不过不痛而已，因此除非是要严密观察患者情况的手术比如小儿科手术，我们一般是不会用这种麻醉方式的，另外这种麻醉方式还有一个副作用，由于它不会造成患者肌肉的松弛，切口要相对大一些。

我认为麻醉师是要故意惩戒一下李文军。而麻醉方式的选择是他们的选择，我不好多嘴，于是我选择专心扮演好我外科医生的角色。

手术很成功。我顺利地取出了

长达十二厘米的风钩。完成手术之后，等我恢复到常人的时候，我决定要和他好好谈一次了。

我选择了一个晚上来到他的病房。其他的病人都不在，显然大家都对他唯恐避之不及。他的右手铐在床头，房间没有开灯，一轮弯月挂在天上，将寒光透过窗户撒在我和他的身上。我坐在他的床头，背对着他，慢慢开了口。

那一晚我讲了很多。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语无伦次，但是我的讲述是饱含深情的。我从我们年少时美好的回忆开始讲起，一直讲到他的蜕变，可以说讲得痛心疾首，我觉得他只要是个人，只要他不是草木，都会被我发现的。

但是我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反应，于是我转过身来，他看着我，眼睛里带着久违了的火热，说：“做手术的时候你给我打的是什么？比任何毒品感觉都好，你能不能再给我打一针？”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一脸的愕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以为我没听懂，眉飞色舞地向我说着手术之中他是如何如何的飘飘欲仙，最后又加了一句：“再

给我一针吧！”

我拂袖而去，在门口，背对着门我说了一句：“你好自为之吧。”就再也没有回头。

这是我这辈子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当年的我并不清楚为什么他会觉得氯胺酮会有那么好的感觉，多年以后，当我成为一名法医，我才知道原来氯胺酮就是毒品K粉的化学成分。

手术七天后我让实习生给他拆了线，警察马上带走了他。我没有和他再说一句话，但是关于他的消息还是不断地传来。他又被带回老家强制戒毒；从戒毒所出来的第二天他又去吸了毒；讨债的人带走了他父亲所有值钱的东西；他的父母离婚了，他的妻子为了向他证明毒瘾是可以戒掉的不惜以身试毒，结果也染上了毒瘾……

我感觉毒品就是一个深渊。一个人染上了毒瘾，不仅是他本人，就连他的家庭，和他相关的任何人都可能滑向这个深渊，不断地滑下去，不知道哪里才是尽头。

(下回：我和文军最后一次相逢居然是他躺在解剖台上……)

## 《我是法医》



张志浩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7年1月

一个尽职尽责又满负情感的法医，每天穿行在光明与黑暗，生命与死亡之间，以一个个生动的案例，代替伤者和死者，说出他们来不及说的话。